



新娘集

契诃夫小说选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契诃夫小说选集十四

新 娘 集
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. Chekhov
BETROTHED, etc.
THE TALES OF CHEKHOV

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
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

新 娘 集

〔俄〕契诃夫著
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2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85,000

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据原新文艺版修订、重印)

印数: 00,001—46,000 册

书号: 10188·844 定价: 0.52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短篇十七篇。契诃夫的最后篇小说是《新娘》，这篇小说中的姑娘快要做新娘了，却经别人指点，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不合理，不公正，她就丢开自己的舒适的家庭生活，丢开未婚夫为她布置好的将来的安乐窝，到远地求学去了。唾弃不劳而获，强调劳动——这就是藏在作品后面的作者的思想。此外还有十六篇都是作者的早期作品。

回憶●

丹青柯●

在安東·契訶夫和我所住的“Pension Russe”●裏面，有兩個有趣的客人。……一個是從華沙●來的，從最初起就使得契訶夫很驚奇。在旅館的飯桌上，他湊巧坐在我們旁邊。我現在所寫的是實實在在的事，不過聽起來有時倒像是捏造似的。

『對不起，也許您嫌我討厭，』那客人小聲對契訶夫說。
『爲甚麼？』

● 譯自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, Ltd. 出版由 S.S. Koteliansky 編譯的安東·契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錄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V. I. Nemirovich-Danchenko (1859-1942) 蘇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辦者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俄羅斯公寓，法語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波蘭的京城。——中譯者。

「因為我的職業的緣故。」

「那麼您的職業是甚麼？」

我看見契訶夫的臉色嚴肅起來，不過他的眼睛裏還是閃着小小的、快活的火星。

「我……對不起……是特務。」

「甚麼？」

客人害臊的垂下眼光。我們鬧不清這是怎麼回事。

「真的。因為當初我在學校裏考試及不了格。可是著名的將領龐謝羅甫基將軍是家母的朋友。家母是上流女人。她在領年金過活：家父下葬時候有軍樂隊奏樂。」

「那位將軍跟你甚麼相干呢？」

「他是我們的恩人……」要是您樂意，他對家母說，「我可以替令郎在特務機關裏找個差使。」家母問他：「他有經常的月薪嗎？」聽到這話，將軍說：「不但有月薪，做完一件工作還有賞錢呢。」對不起，他果然替我找了這工作……「我們給他薪水好了；不過他身體不好，我們假托有甚麼公幹，派他出國，到氣候溫暖的地方去。」對不起，他果然把我派到這兒來了。」

『可是聽着，』安東·契訶夫認真的問道，他的眼睛裏含着笑意，『您會到當局那兒去說我的壞話嗎？』

『天吶！那我怎麼會？對不起！居然想着我會做這種事！我看過您的書。在我們的機關裏，名人是被人尊敬的。在一些房子的牆上甚至有大理石的牌子，寫着：「某某人在此逝世。」天！您居然說這種話，真吓壞了我！對不起！』

『可是注意，您是打報告不可的，不是嗎？』安東·契訶夫接着說。

『是啊。』

『可是報告些甚麼事呢？』

『一般的說……對不起……算了！吧！』

他眼望着牆角，忽然又說：

『報告人們的思想情況。』

『您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』

『我們得聽見一切的話，把那些話理出個頭緒來。對不起，我們的工作是細緻的工作。很費腦筋。家母叫我跪在將軍大人面前，用陳斯朵訶夫商店製造的聖母神像爲我祝福。我們衙

門裏，甚至出了個佩許多勳章的、真正的四等文官呢。」

這個『對不起的特務』很想把我也牽連進去。

契訶夫看出來了。『聽着，華西里·伊凡諾維奇，讓我一個人來對付他好了！我想描寫他這樣的人。』

他品味他，品味他，可是後來丟開了。不過那情形是很有趣的。

一天安東·契訶夫對我說：

『我又跟他談過一回。我問他：「聽着，你爲甚麼選上了這樣的工作？」』

『「爲甚麼不可以選？」』

『「這不是很糟的工作嗎？」』

『「對不起。只要我出力，就會得到司丹尼斯拉夫勳章，別在鈕扣上，做爲酬勞。那有甚麼『糟』？這是挺好的差使啊。到每月二十號，我拿薪水。挺乾淨的差使。就連小說裏也描寫我們。還有，對不起，人人怕我們，我們卻不怕別人。」』

『「可是有時會挨到揍的。」』

『「是啊，對不起，挨起揍來又不舒服又痛。不過，第一，別讓人家逮住啊。第二，有拳術。據說

我們要學一種新拳術，以備萬一，對不起！我很相信那套新拳術，它會幫我解圍。我們有一個……」他說了一個人的名字。

「也是特務」

「對不起，是的。可是他不久就要做四等文官了。連將軍大人都跟他握手啊，他精通拳法。有一回，三個人打他都打不過。他給人看做英雄。長得又大又黑，像喀爾馬克●一樣，生得一身的毛，人人怕他。據說他一瞪眼，誰也受不了。可是我不贊成他。對不起，他有時用酷刑。那可是不大正派了……」

目次

回憶（丹青柯）	一
新娘	三
在理髮店裏	三五
怪僻的人	四三
露馬脚的舌頭	五一
假病人	五九
怪事	六五
醉	七三
過火	八五
在陌生的國土上	九三
太太們	一〇一

強烈的印象·····	一〇九
靴子·····	一一七
壞事·····	一二五
貴族領袖的未亡人·····	一三五
喜事·····	一四三
照片簿·····	一四七
好人·····	一五一

新
娘
集

新 娘

一

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鐘，一輪明月照着花園。在叔明家裏，遵照祖母瑪爾發·米海羅芙娜的吩咐所做的晚禱剛剛完事，這時候娜嘉（她剛剛走進花園裏不久）可以看見飯廳裏飯桌上正在擺小吃，她祖母穿着華麗的綢衫子忙這樣忙那樣；安德萊神甫，大教堂的司祭長，正在跟娜嘉的母親尼娜·伊凡諾芙娜談話；這時候隔着窗子看上去，在傍晚的燈光下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她母親顯得很年青；安德萊神甫的兒子安德萊·安德萊伊奇站在一旁，注意的聽着。

花園裏安靜而涼快，寧靜的黑影躺在地上。從遠遠的，遠遠的什麼地方，大概是城外吧，傳

來青蛙的閣閣聲。有五月的气息了，美妙的五月！她深深的呼吸，熱切的想着：眼下，不是在這兒，而是在別的什麼地方，在天空底下，在樹木上方，遠在城外，在田野上，在樹林裏，春天的生活正在開始，神秘、美麗、豐富、神聖，那是軟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了解的。不知因為什麼緣故，她恨不得哭一場才好。

她，娜嘉，已經二十三歲了。從她十六歲以來，她就熱心的想要出嫁，現在她總算跟安德萊·安德萊伊奇訂婚了，這青年現在正站在窗子裏面；她喜歡他，婚期已經定好，在七月七日，可是在這段時期裏她心裏沒一點歡喜，夜裏睡不好，興致提不起來……她可以從廚房那個地下室，的敞開的窗子裏，聽見僕人們忙忙碌碌，刀子叮噹的響着，安着吊錘的門砰砰的開關；那兒飄來烤雞和醋漬櫻桃的氣味。不知什麼緣故，她覺得整個生活永遠會像現在這樣，沒有變化，沒有了結！

這時候有人走出房子來，在台階上站住；那人叫做亞歷山大·吉莫菲伊奇，大家親熱的叫他一聲沙夏；他十天前提從莫斯科來，住在她們家裏。許多年前，祖母的一個遠親，貴族出身的窮寡婦瑪麗亞·彼得羅芙娜，常到她們家來告幫，那是一個病容的、瘦小的女人，有個兒子名叫沙夏。不知什麼緣故，大家都說他是出色的畫家，等到他母親去世，娜嘉的祖母爲了拯救自

己的靈魂，就送他到莫斯科的柯密沙羅甫斯基學校去唸書；兩年以後他轉到一個繪畫學校去，在那兒差不多唸了十五年才勉強在建築科畢業。可是他仍舊沒做建築師，却在莫斯科的一個石版印刷廠裏做事。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來，總是病得很重，住在娜嘉的祖母這兒休息調養。

他現在穿一件禮服，扣上扣子，下身穿一條舊帆布褲子，褲腿下面都磨破了。他的襯衫沒熨過；總之，他周身有一種沒精神的樣子。他很瘦，眼睛大，手指頭又長又瘦，留着鬍子，黑臉膛，儘管這樣他還是挺漂亮。他對待叔明家的人，如同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；住在他們家裏，跟在自己家裏一樣。他每回到這兒所住的那個房間，早已就叫做沙夏的房間了。

他站在台階上，看見了娜嘉，就走到她面前去。

『你們這兒挺好，』他說。

『當然，挺好。您應當在這兒住到秋天再走。』

『不錯，我也希望這樣。大概，我要在你們這兒住到九月間。』

他無緣無故的笑了，在她身旁坐下來。

『我正坐在這兒，瞧着媽，』娜嘉說。『從這兒看過去，她顯得那麼年青！當然，我母親有她

的弱點，她頓了一頓，又說，『不過她仍舊是個不平常的女人。』

『對了，她很好……』沙夏同意。『您的母親，就她自己的言行舉止來說，當然是一個又好又可愛的女人，可是……我怎麼跟您說好呢？今天我一早早到你家的廚房去，在那兒我看見四個女僕人簡直睡在地板上，沒有牀，被褥破破爛爛，一股臭氣，還有臭蟲，蟑螂……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樣，一點變動也沒有。奶奶呢，唉，求上帝賜福給她！她，老奶奶，也只能這樣了，可是您知道您母親多半會講法國話，還演戲呢。想來，她總該明白的。』

沙夏講話的時候，總要在聽話人的面前伸出兩根瘦長的手指頭。

『不知怎麼，這地方我覺得不習慣，有點生疏了，』他接着說。『鬼才明白爲什麼人人都做事。您母親一天到晚走來走去，跟公爵夫人一樣；奶奶也什麼事都不做，您呢，也一樣。您的未婚夫安德萊·安德萊伊奇也是什麼事都不做。』

這種話，娜嘉去年就聽過了，彷彿前年也聽過；她知道沙夏一開口，總是這一套，不會講別的道理；從前這種話引得她發笑，可是現在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她聽着心煩了。

『這些話是老生常談，我早就聽厭了，』她說，站起來。『您應當想出一點比較新鮮的話來說才好。』